

A DRINK
BEFORE
THE WAR
战前酒

DENNIS
LEHANE

[美]丹尼斯·勒翰 著
朱孟勋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al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DENNIS
LEHANE
A DRINK BEFORE THE WAR



战前酒

【美】丹尼斯·勒翰 著 朱孟勋 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前酒 / (美) 勒翰 (Lehane, D.) 著; 朱孟勋译. —
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12
ISBN 978-7-5039-4065-1

I. 战… II. ①勒…②朱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28591号

战前酒

作 者	[美]丹尼斯·勒翰
译 者	朱孟勋
责任编辑	董 耘
装帧设计	
出版发行	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
网 址	www.whyschs.com
电子邮箱	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	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 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910×620毫米 1/32
印 张	9.5
字 数	15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039-4065-1
定 价	25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我最早的记忆与火有关。

我看到沃茨（译注：Watts，洛杉矶西南一区，1965年8月11-16日发生种族暴乱，数千名黑人焚烧抢劫商店，造成34人死亡，千余人受伤。）、底特律和亚特兰大在晚间新闻中焚烧，我看到一望无际的红树林和棕榈叶在汽油弹中闷烧，主播克朗凯特（译注：Cronkite，指沃尔夫·克朗凯特（Wolf Cronkite，1917-2009），美国著名电视新闻栏目主持人。）的声音则在一旁谈论枪枝管制和失去理由的战争。

我父亲是消防员，经常在夜里叫醒我，要我起来看实况新闻中他救火的画面。我闻到他身上的烟熏味和煤灰味，当我坐在他腿上看电视时，浓重的汽油和油脂臭气在我闻起来，是种愉快的气味。他会指着跑过镜头前的人，告诉我哪个是他，一个背后衬着炽烈红色与耀眼黄色的朦胧黑影。

随着我逐渐成长，火似乎也膨胀了，直到最近洛杉矶大火，我内心深处稚子才不由得怀疑火灾后的落尘会飘往何处，灰烬与黑烟是

否会往东北方飘飞，落在波士顿，污染我们这儿的空气。

去年夏天似乎就是如此。恨意如漩涡席卷而来，种族歧视、恋童癖、公理、正义是我们给它的许多不同名称，但这些字眼只是一份污秽礼物外表的缎带和包装纸，包裹着一份没人愿意打开的礼物。

去年夏天有人死了，那些人大多数是无辜的，有的人比某些人罪有应得。

去年夏天也有人动手杀人，他们没一个是清白的，我很清楚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我凝视着细窄的枪管，看着布满恐惧与憎恨的眼睛，发现我自己的倒影就在那眼底。我扣下扳机，好令它消失。

我听见自己枪响的回音，闻到火药味，硝烟中，我依然看见我的倒影，我知道它永远挥之不去。

1

丽兹·卡尔顿饭店的酒吧正对着市立花园，入内须打领带。我曾经不打领带从其他观景点眺望过市立花园，却不曾有过手足无措的感觉，不过或许有些事丽兹比我还清楚。

牛仔裤和休闲衫是我平常的穿着，但这身打扮是为了公事，因此这是他们的时间，不是我的。何况最近我的脏衣服来不及拿去洗，我的牛仔裤也不可能自己跳上地铁，来这儿跟我会合，让我抽机会换上。我从衣柜里挑了一套阿曼尼的深蓝色双排扣西装——我让客户抵现金的几样东西之一——找到搭配的鞋子、领带和衬衫，你还没来得及称赞我“够GQ”，我便光鲜得足以参加正式的晚宴了。

穿越阿灵顿街时，我对着酒吧的暗色玻璃橱窗顾影自赏。我的步伐轻快，眼神炯亮，头发一丝不苟，完全符合这世界的标准。

年轻的门房脸颊滑嫩得仿佛直接跳过青春期，他打开沉重的黄铜门说：“欢迎光临丽兹·卡尔顿饭店，先生。”他说得倒也真心——我选中了他的小饭店，令他不觉流露出自豪的语气。他以夸张的姿势把手臂往前一伸，为我指路，以免我自己搞不清方向，我

还来不及谢他，门就在我身后关上，他已忙着为下一位幸运儿招呼世间最高级的出租车了。

我的鞋踩在大理石地板上，发出军队步履清脆的噼啪响，长裤清晰的褶痕反映在黄铜烟灰缸上。我总以为能在丽兹的大厅看见扮成克拉克·肯特的乔治·里夫斯，（译注：George Reeves，美国演员，上世纪50年代在热门电视系列剧《超人》中饰演男主角。克拉克·肯特是剧中“超人”平时的掩护身份。）或许正和鲍嘉（译注：即《卡萨布兰卡》男主角亨弗莱·鲍嘉，以主演硬汉型侦探著称。）与雷蒙·马西（译注：Raymond Massey，与鲍嘉同时期的硬汉派演员。）同抽一根烟。丽兹是那种充满低调奢华的饭店：地毯是深沉富丽的东方风格；柜台与门房的桌子是熠熠生辉的橡木做的；大厅是形形色色的人熙来攘往的中途站，除了野心勃勃的股票经纪人手提软皮公文包，忙着运送自己的前途外，还有披着毛皮大衣、自命不凡的贵夫人，不耐烦地等待着每日例行的修指甲约，以及大批身穿海军蓝制服的男仆，推着黄铜行李车经过厚厚的地毯，发出最轻柔的咻咻声。无论外界产生了什么变化，站在这大厅里，看着这些人，你会以为现在还是德军大肆空袭伦敦的时代。

我越过酒吧的男服务生，自己打开门。他究竟高兴与否，表面上看不出，究竟有没有生气，表面上也看不出。厚重的吧门在我身后关上，我站在长绒地毯上，发现他们坐在酒吧深处临花园的一张桌子旁。那三个人所拥有的政治势力，足以阻挠我们进入21世纪。

年纪最轻的吉姆·福南见到我立即起身，面露微笑。吉姆是我们本地选出的议员；这是他的工作。他迈出三大步跨越地毯，才伸出手，立即绽露肯尼迪式的笑容。我握住他的手。“嗨，吉姆。”

“帕特里克。”他说，仿佛一整天都在停机坪望穿秋水，等

候我从战俘营归来。“帕特里克。”他又说了一次，“很高兴你能来。”他拍拍我的肩，打量我的眼神又好像昨天才跟我碰过面。

“你穿得很帅。”

“想跟我约会吗？”

吉姆听了立即发出真诚的笑声，似乎有点过头。他带我到桌边，“帕特里克·肯奇、斯特林·摩根参议员、布莱恩·鲍尔逊参议员。”

吉姆说“参议员”这几个字时，带着令人难解的敬意，就像有人说“休·海夫纳”（译注：Hugh Hefner，《花花公子》杂志创办人。）时的那种口气。

斯特林·摩根脸色红润、肥硕健壮，是那种把体重当作利器而非负担的人。他有一头僵硬的白发，几乎可以在上面降落DC-10喷气式运输机，握手的劲道足以造成对方麻痹。大约自从内战结束后，他便一直担任本州多数党领袖，而且仍未打算退休。他说：“帕特小伙子，很高兴又见面了。”他还带有浓重的爱尔兰腔，应该是在波士顿南区成长养成的口音。

布莱恩·鲍尔逊瘦骨嶙峋，光滑的头发颜色如锡般灰白，他的手握起来感觉潮湿而多肉。他等摩根就座自己才坐下，我不由得怀疑他是否也先经过摩根的允许，才敢在我手心流了满手的汗。他向我点头、使眼色，以示招呼，正是只肯暂时跨出别人影子的人会做的事。不过听人说即使当了摩根多年的跟班，他还算很有头脑的人。

摩根扬起眉，看着鲍尔逊。鲍尔逊扬起眉，看着吉姆。吉姆扬起眉，看着我。我顿了一下，然后扬起眉，看着他们每一个人。

“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鲍尔逊一脸困惑，吉姆似笑非笑。摩根开口说：“该怎么开始呢？”

我看了后方的酒吧一眼。“先来一杯怎么样？”

摩根发出开怀的笑声，吉姆与鲍尔逊也跟进。现在我知道吉姆的笑声从何而来了，至少他们没有一起拍膝盖。

“当然。”摩根说，“当然。”

他举起手，一个甜腻的小姐随即出现在我身边，她身上的金质名牌写着蕾切尔。“参议员！有什么需要吗？”

“麻烦给这年轻人一杯酒。”这句话从他的大嗓门和笑声间进出。

蕾切尔的笑颜更加灿烂，她微转过身，俯头看我。“当然，请问先生想喝什么？”

“啤酒，你们这儿有啤酒吗？”

她笑了，政客们跟着笑。我克制住自己，保持正经的脸色。天啊！这可真是个欢乐的地方。

“有，先生。”她宣布：“我们有海尼根、贝克、摩尔森、萨姆亚当斯、圣保利、科罗娜、罗文布劳、多斯伊奎斯……”

我趁天还没黑赶紧打岔：“摩尔森就可以了。”

“帕特里克。”吉姆说着交握双手，凑到我面前。该谈正经事了。“我们有一点……”

“棘手难题。”摩根说，“我们手头上有一点棘手难题，希望能低调处理，然后尽快把它抛到脑后。”

一时之间，没人讲话。或许大家心里都在想，了不得，我们居然认识一个会在闲谈中用“棘手难题”这种字眼的人。

我率先从敬畏感中摆脱出来。“确切地说，这个‘棘手难题’是什么？”

摩根往椅背上一靠，一面盯着我瞧。蕾切尔又来了，把一只冰凉

的玻璃杯摆在我面前，倒了三分之二瓶的摩尔森进去。我发现摩根的黑眼珠定定地注视着我。蕾切尔说：“享用愉快。”然后就走了。

摩根的目光毫不动摇，或许要发生大爆炸才能让他的眼睛眨一下吧。“我跟你爸爸很熟，小伙子。我没见过……呃，比他更好的人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。”

“他提起你也是赞不绝口，参议员。”

摩根点点头，表示这是理所当然。“可惜，他走得早，看上去像杰克·拉兰（译注：Jack LaLanne，1914年出生的美国健身之父。）那么硬朗，可是——”他用指关节敲敲胸口，“心脏的毛病谁也说不准。”

我父亲与肺癌搏斗了半年，最后不敌而病逝，但摩根硬要认为是心脏病就随他吧。

“如今，这是他儿子。”摩根说，“几乎长大成人了。”

“几乎。”我说，“上个月，我甚至开始刮胡子了呢！”

吉姆脸上的表情，仿佛吞下了一只青蛙。鲍尔逊把眼神看向别处。

摩根绽开笑容。“好了，小伙子，好了，我懂你的意思。”他叹口气，“我告诉你，帕特，等你到我这年纪，就会知道除了昨天以外，一切似乎都才刚发生过。”

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其实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

摩根搅拌一下他的酒，然后拿出搅拌棒，轻轻放在鸡尾酒纸巾上。“我们都知道说到找人，没人比你更在行。”他摊开手掌，朝我这儿一捧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啊！不谦虚一下？”

我耸耸肩。“这是我的工作，最好还是专精一点。”我吸了一

口摩尔森，甘苦参半的强烈滋味在我舌间漫开，这已不是头一次我宁愿自己还抽烟。

“总之，小伙子，我们的问题是：我们有个相当重要的法案即将在下周提出，我们的攻击火力很强，可是某些我们用来集中火力的方法与服务有可能被……误解了。”

“误解？”

摩根点头微笑，仿佛我说了“好家伙”。

“误解。”他重复道。

我决定陪他继续玩下去。“而这些方法和服务——有记录和文件数据？”

“他的反应真快。”他对吉姆和鲍尔逊说，“没错，真的很快。”他看着我说：“文件数据，没错，帕特。”

我不知该不该告诉他我痛恨别人叫我帕特，也许我该改口叫他斯特，看他喜不喜欢。我喝了口啤酒。“参议员，我的专长是找人，不是找东西。”

“容我插嘴。”吉姆打岔道，“档案在一个人身上，而这个人最近失踪了，是——”

“——是州议会大楼里一个原本可靠的员工。”摩根说。摩根正是“不怒而威”的极致代表，他的态度、语气和脸色并未流露出责难之意，但吉姆却一副做错事被逮个正着的神情。他拿起威士忌喝一大口，摇晃得冰块撞击杯缘，叮当作响。我怀疑他是否还敢再插嘴。

摩根看看鲍尔逊，鲍尔逊便伸手拿起公文包，抽出一小叠文件，递给我。

最上面一页是张照片，分辨率不佳，是州议会大楼员工证的放大复印件。照片中是个黑种女人，中年，双眼饱经风霜，脸上表情疲

急不堪。她的嘴唇微开，斜向一边，仿佛正要向摄影师表示不满。我翻过这一页，第二页是她的驾照复印件，摆在一张白纸中央。她叫珍娜·安杰琳，现年四十一岁，看上去却像五十岁。她的驾照是麻州三级驾照，未被吊扣。她的眼睛是棕色的，身高五英尺六英寸，地址是多彻斯特区肯尼斯街412号，社会福利号码是042-51-6543。

我看着这三个政治人物，发觉我的视线不由得被摩根的黑眼珠吸引过去。“还有呢？”我说。

“珍娜是我办公室的清洁女工，布莱恩的办公室也是她负责的。”他耸耸肩，“以黑人来说，我对她没什么好挑剔的。”

摩根觉得没把握可以在对方面前用“黑鬼”这类字眼，便改口说“黑人”。他就是这种人。

“直到……”我说。

“直到她九天前失踪。”

“自动放假？”

摩根看我的神情，仿佛我刚说的是大学篮球赛没作弊。“她‘自动放假’时，也带走了那些文件。”

“拿去海滩闲暇时阅读？”我问。

鲍尔逊往我面前的桌子用力一拍，说：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肯奇，你懂吗？”

我用懒洋洋的眼神看着他的手。

摩根说：“布莱恩。”

鲍尔逊抽回手，以便检查他背后的鞭痕。

我仍用睡眼瞪着他——安琪说我这是死人眼——然后对摩根说：“你们怎么知道是她拿了那些……文件？”

鲍尔逊的目光从我眼睛移开，往下垂，落在他自己的马丁尼

上。那杯酒还没动过，此时他也没喝，八成在等批准吧。

摩根说：“我们检查过了，相信我，除了她，没有人是合理的嫌犯。”

“为什么是她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说她是合理的嫌犯？”

摩根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因为她失踪那天，文件也不见了。谁搞得懂这些人？”

“嗯哼。”我说。

“你可以帮我们找她吗？帕特。”

我朝窗外望去，门房正忙着把一个人连推带拉地送进出租车，花园内有一对身穿“欢乐酒店”（译注：20世纪80—90年代美国著名电视剧集，以波士顿为背景。）运动衫的中年男女，正对着华盛顿的雕像猛拍照，等他们带回家乡欣赏时，肯定会惊呼连连。人行道上有个酒鬼用抓着酒瓶的手撑住自己；另一手掌心朝上往前伸，稳如泰山地等人施舍零钱。美丽的女人成群结队经过。

“我收费很贵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摩根说，“那你为什么还住在老城区？”听他的口气，仿佛要我相信他的心也还留在那儿，仿佛如今那里的意义大过另一条可以让人飞黄腾达、出人头地的快捷方式。

我思索着该怎么回他，想了些念旧情、归属感之类的答复，最后我说了实话：“我的公寓有租金管制。”

他听了似乎挺满意。

2

我成长的故里位于多彻斯特的爱德华埃弗瑞广场区，距波士顿市中心不到五英里，也就是说路况顺畅时，开车只要半小时就会到。

圣巴托洛穆教堂的钟楼就是我的办公室。我一直没查出以前钟楼里那口钟的下落，在隔壁教会学校教书的修女们也不肯透露。年纪较长的索性来个相应不理，较年轻的似乎觉得我的好奇心很有趣。海伦修女有一次告诉我，那口钟“被奇迹变走了”，这是她的原话。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乔伊斯修女老说它被“放错地方了”，然后对我露出修女不该有的邪恶笑容。我是侦探，但即使萨姆·斯佩德（译注：Sam Spade，达许·汉密特笔下的侦探男主角。）也会被这些修女耍得团团转。

我拿到侦探执照那天，教区神父德鲁蒙德就问我愿不愿意为教堂提供保安服务。有些不信神的人三不五时闯进来偷圣餐杯和烛台，套句德鲁蒙德神父的话：“这种鸟事最好别再发生。”他提供我到神父寓所日用三餐、第一件案子以及来自上帝的感谢，只要我进驻钟楼，等待下一次闯空门事件发生。我说我可没这么便宜，我

要求他在我找到自己的办公室之前，暂时先让我使用钟楼。以教士而言，他算蛮容易让步的。当我看到里面的状况时——九年没使用——就知道原因何在了。

安琪和我勉强把两张桌子塞进去，还有两张椅子。当我们明白再也没有空间可以摆得下档案柜时，我又把所有的旧档案搬回住处。我们装了一台个人计算机，拼命把数据往磁盘驱动器里塞，再将一些正在处理的档案摆在办公桌上，给客户留个专业的印象，好让他们几乎忘了这办公室的寒伦。

我爬上顶层台阶时，安琪正坐在办公桌后面，忙着研究最近的安·兰德专栏，于是我蹑手蹑脚走进去。起初她没注意到我——安琪正在处理的必定是个棘手的人物——难得她如此安详自若，我便趁机仔细端详她。

她把两脚翘在桌上，脚底穿的是彼得·潘样式的黑色麂皮马靴，炭灰色牛仔裤脚塞在靴子里。我的目光循她的长腿往上移，上面是一件宽松的白色棉T恤。其余的她藏在报纸后面，只露出一部分仿佛经过雨水洗礼的焦油色浓密头发，披在橄榄色的臂膀上。报纸后方藏着每当假装对我的笑话无动于衷，就忍不住微微发颤的细长颈子，左边有颗超小号棕色美人痣的桀骜下巴，完全不符合她个性的贵族式鼻子，以及一双好似融化焦糖的明眸，令人毫不迟疑便想潜入其中。

不过我没机会看到她的眼睛。她放下报纸，透过墨镜望着我，我怀疑她是否肯把它摘下。

“嘿，侧滑小子。”她说着从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烟。

只有安琪会叫我“侧滑小子”，或许是因为十三年前我开着爸爸的车绕竿单侧滑行时，只有她在旁边。

“嘿，美人。”我说，坐进自己的椅子。我想叫她美人的应该

不只我一个，这是习惯使然或事实的陈述，就随你挑了。我对她的墨镜点点头。“昨晚又有得瞧了？”

她耸耸肩，朝窗外望去。“菲尔喝了酒。”

菲尔是安琪的丈夫，也是个混蛋。

我把想法说了出来。

“是啊，反正就是这样……”她掀起窗帘的一角，在手中翻来覆去，“你还能打算怎样？”

“和以前一样。”我说，“十分乐意照以前的方法做。”

她低下头，墨镜滑落到鼻梁下方，露出从左眼角延伸至太阳穴的一道瘀青。“等你算完账，他会再回家，到时候的结果呢，会让我现在的伤痕看起来只是小意思而已，跟打情骂俏留下的痕迹差不多。”她将墨镜推回眼睛前方，“我说得对不对？”她的声音轻快，却严厉如冬日的阳光。我讨厌这种声音。

“随你吧！”我说。

“乐意之至。”

安琪、菲尔和我从小一起长大。安琪和我是最好的朋友，安琪和菲尔是最好的情侣。有时是如此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幸好只是有时如此，而非经常如此。几年前，安琪带着墨镜和两只肿得像八号台球的眼睛来到办公室，手臂和脖子上还有各式大小不一的瘀青，以及后脑勺一寸高的肿块。我的脸八成泄露出心中的盘算，因为她劈头就说：“帕特里克，理智一点。”看来这不是头一回。也的确不是，只不过这是最严重的一次。所以当我在俄芬姆斯角的吉米酒吧找到菲尔时，我们心平气和地喝了几杯酒，心平气和地玩了几局台球，然后我切入正题，他的反应是：“关你什么鸟事，帕特里克？”我使用结实的台球杆打得他半死不活。

为此我沾沾自喜了几天，可能还做了些跟安琪共同生活的幸福美梦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接着菲尔出院了，安琪便一整个星期没来上班。当她终于出现时，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，而且每次坐下或站起身都得倒抽一口气。他没碰她的脸，但她几乎浑身青紫。

她两星期不跟我讲话。两星期，还真久。

此时我看着望向窗外的她，这已非我头一次想不透为什么这样一个女人，一个不轻易受骗上当，敢狠狠修理巴比·罗伊斯的女人（他竟敢抵抗我们温和的劝告，不肯去见替他付保释金的人），居然受得了丈夫把她当作受气包。巴比·罗伊斯当场倒地不起，我经常在想何时也轮到菲尔，不过截至目前为止，时候还未到。

我可以想见她怎么回答我的问题——她每次谈到他，就会用那种有气无力的声音说话。她爱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再也无法在他身上看到的某种特质，仍在他们私下独处时显现在她面前，在她眼里，他所具有的某种美好特质仍像圣杯一样闪闪发亮。事情一定是这样，因为不论是我或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，都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毫无道理可言。

她打开窗户，把手中的烟蒂弹出去。地道的都市女孩。我等着某个夏令营的学生发出尖叫，或某个修女拖着大屁股爬上楼来，眼中燃烧着上帝的怒火，手里捏着未熄的烟屁股。什么也没发生。安琪从开着的窗户前转过身，清凉的夏日微风吹进了余烟、自由和撒满校园地上的紫丁香花瓣香气。

“那么，我们又有工作了？”她说靠着回椅背。

“我们又有工作了。”

“好耶。”她说，“对了，这身行头不错。”

“让你忍不住想扑过来，是吗？”